

職官分紀

三

卷之二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高中

謄錄監生

臣朱名洋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

孫逢吉

撰

天宰而為一介使

唐趙彥昭字與然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

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為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權寵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天宰而為一介

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為典選納賂詮品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

無序

崔湜字澄瀾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詮

品無序為御史奏
劾貶襄州刺史

執政時年三十八

湜執政時年三十
八嘗暮出端門緩

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
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請子弟授外官

蕭至忠授
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貞觀故事宰相子
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以擇賢才耳請自宰相及

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
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

言讒人謀動東宮

張說字
道濟或

字說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
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

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
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寒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

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以說
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事

前作后國翁後為主邑

丞

竇懷貞字從一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
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

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
已乃韋后乳媼玉所謂宮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
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媼為阿奢懷貞
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國奢斬然不
慙以自媚於后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遷左御史大
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
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玉真二
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惟懷貞勸成之躬護
役作族弟維鑒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
而計較瓦木雜廁工匠間使治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
營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
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
主謀逆既敗投水死陸公加於人一等陸象先景雲中
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
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

遂參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湜
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
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立庶
象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
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
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本義
等坐為主所進將通誅玄宗遽召免
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止內地置屯田李
絃字大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絃當國
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
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絃及蕭嵩羣臣無與比
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絃曰軍國不同中
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以開手耕棄地省饋運
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
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
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發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

關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特賜紫服金魚上再世宰

相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遙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引宋遙之美黜劉晃

之貪上遣中使迎謁杜暹開元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

百馬一匹執政數月天下定宇文融進黃門侍郎同中

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推其知人而性

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罷議符命

裴光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建言唐應

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求也論者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舉所以代者嵩稱韓以為知命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舉所以代者嵩稱韓休為可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趨進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帝不能奪也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時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瘦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數陳治道多訐直上陳祿山反狀

韋見素字會徽天寶

二載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

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

之見素不悅謂楊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

將代漢將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

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

迎論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國忠見素趨下流涕具陳

祿山反狀甚明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

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徐圖之由是奉詔然每

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

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

一國忠死一國忠生

字次律天寶中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

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

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

有重名帝傾意待之凡機務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時第五琦言財利幸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琯之廢朝臣皆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琯方曰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虛言浮誕內鞅鞅換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

高談有餘而不切事

琯有遠器

出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知人不明以取敗撓上片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言悟主而取宰相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

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

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
幃幄不失為明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
周之罪名之裴冕字章甫肅宗即為累也戒哉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資濟軍興
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大厯中
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
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冕於朝
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
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冕以忠勤自
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俠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
麗珍豐樞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
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
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云
視俸簿喜見顏間上抑才虞

謗吾不忍為

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

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

宣諭選補使收採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罷職

留總百司

李麟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

獨麟以宗室

諫內道場

張鎬字從周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拜中書侍

留總百司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咀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亟寓

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

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二期至宰相在位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二期至宰相在位

雖淺推為舊德

並上

託鬼神致位將相

王璵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他才為士所議既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他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一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鐻不啟震怒破鐻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疏以聞璵不能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言毛若虛希旨用刑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頻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

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瑩鞠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度陽尉逐李暉嶺南流瑩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輕重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盛德爾還京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李揆字端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

京師多盜至參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
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
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
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
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措有時稱滯冗
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甚遠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
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扶過失諲訴諸朝
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措為司門員外郎三絕

罷羽林騎徵捕

並

拒李輔國求宰相

蕭華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怒會肅宗
大漸矯詔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

載助輔國貶華

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

裴遵慶字少良拜黃門侍郎同

為陝州司馬

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有族子病狂告以謀反帝識其謬
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至

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請鑄乾元重寶錢第五琦字禹珪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

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結物價騰踴飢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貶忠州長史

中人刺密旨

元載字公輔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

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重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與載不叶奏誅之載得意甚益矜肆時議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裒關輔河東十